

# 我在北京四十年

梁晓声



屈指算来，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，已经44年了。

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宿舍可住，临时住北影招待所的一张床位。半年后分到了一间单人宿舍，11平米。那是筒子楼，家家户户在走廊做饭，每日三次，走廊里定时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，人们边做饭边聊天，十分热闹，关系也都非常好，很少发生过争吵现象。

我在11平方米的家有了儿子，做了父亲。三四年后，厂里分房，我搬了一次家——从走廊这头搬到了走廊那头，家大了，14平方米了。我顾不上粉刷，将老父亲从哈尔滨请来，帮我接送人托的儿子。老父亲当天郑重地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一参加工作就分到了住房，而且还是木板地，有福啊，知足吧。”我确实很知足。

当年，许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是分不到住房的，某些单位连集体宿舍也无法提供。而我们那筒子楼里，不但住着人职一二十年的老职工全家，还住着几位夫妻两地分居的科长、处长——他们已经与家人分居多年了，家眷很难调入北京。

我的老父亲不可能与我们夫妻共同住在14平方米的家，老母亲也不可能与老父亲同时来京，那就更没法住了。我为老父亲买了一张折叠床，他每晚就睡在我的办公室。老父亲南京返哈，老母亲才接踵而来。几天后，老母亲问我：“儿子，你不是分到北京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咱家不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吗？”老母亲说：“可北影大门外哪儿像城市啊？这地方不叫什么叫太平庄吗？敢情你是名义上分到了北京，单位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庄的地面啊！儿子，那你的城市户口还保留着吗？”老母亲一脸忧虑。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打消了她的忧虑。

当年北影大门外那条路叫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——16路公交的一站正对北影大门。那条路仅中间部分是柏油铺成的，而且处处龟裂，有的地方还塌陷了。柏油路面的两旁是沙土路。也不仅那条路如此，纵横于那一带的路全那样。

北影对面是中国教育出版社，它的院门和主楼当年算是“气派”的，现在看自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了。它的右边是部队家属院，再右边是北太平庄商店，那一带最大的商店，只一层，内外都很老旧，面积五六百平方米。秋末也在店外卖大白菜，小丘般的菜堆常码在人行道上。往往，人们起早贪

黑地排队，唯恐买不到。

北太平庄商店是马路那一侧的终端。中国教育出版社的左边除了几处平房，再就没什么建筑物了。平房更左边，是一小片野草丛生之地，狗尾草居多。而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一侧，右边是一片菜地，属于所谓“城中村”。左边依次是部队干休所、新闻电影制片厂。新影左边，似乎曾有一处小旅馆，便也到头了。

那时我年轻，单身时偶尔晨跑——从北影向右，跑过菜地转弯，一直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边跑，再转弯经过北医三院，跑跑走走回到北影。所经虽然都是北京有名的单位，但周边未免荒凉。于是也会像我老母亲那样想——我真的算是北京人吗？也许说是某“庄”之人更恰当吧？

几年后，新影左边的小旅馆拆了，建成了10层的远望楼。它在当年使不少北太平庄地区的居民为之喜悦，都说从此北太平庄像是北京的一部分了。

10年后，北影门前修起了高架桥和过街天桥——那条路成了三环之一段，而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在曾经的菜地上开始修建了。三环的出现似乎是一道界限的划分，那边算市区，这边叫“环外”。“环外”有接近市区的意思，也有终归不属于市区的意思。三环曾使北影、新影的职工及家属一度失落，因为分明被划到了市区以外。

40年弹指一挥间。如今的北京，五环内外已经处处高楼林立，新区多见，繁华多了。居住在三环边上的人家，等于居住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了。

1988年底，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——那时北京电影学院从郊区迁入市内了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大楼也盖起来了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3个单位，同处于横竖两条主要马路交叉的直角地带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三环边上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健安西路边上。

健安西路是一条极短的一头“堵死”的小街。也不是完全堵死了，只不过机动车是通行不过去的，但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，可穿穿绕绕地到达前边的横街。这条小街的一侧是一家便民饭店、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、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区后门、前进小学、部队干休所后门，另一侧是元大都土城墙遗址，土城墙顾名思义是土堆成的。

当年那条小街极幽静，“遗址”却只能用幽静来形容。其上有片老树林，此外野苇遍布。其间有条臭水沟，名字却起得很好，叫“小月河”。天黑以后的“遗址”，即使是胆大的人，也宁可绕远而决不愿近便从遗址中穿过。连公安部门都提醒，那是不安全的。

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小街上出现了摊车，不久又出现了地摊。居民觉得方便，东西也便宜，以乐观的态度接受之。于是卖主们将那条小街当成了摆摊的固定地点。

一个月后，不得了啦，从早上6点到9点多，有时到10点，小街几乎水泄不通了。就是两手空空的，也得侧身才能通过。而那个钟点，正是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时间，也是“干休所”老干部们乘车出行之际。小街上的居民本没那么多，因为周边的居民也来了，所以才会形成人挤人的局面。卖什么的都有，现场炸油条，煮馄饨，蒸包子，烤肉串，煎煎饼，更使整条小街烟熏缭绕，杂味弥漫。那时，窗子临街的人家是不能开窗的。

小街终于安静下来以后，遍地垃圾。雨后，流淌着的水是黑的，浮着油花。那条小街重铺过一次，焕然一新的面貌

仅保持了一两个月。

2000年，我家在牡丹园北里买了房子，那条叫小关西街的小街，起初也很幽静。小区多了，居民多了以后，同样地，逐渐变成了一条脏街。路面重铺过一次，也很快就恢复其脏了。街道干部出面协同各方着力治理过一次，还成为新闻上了电视，街道干部还在电视中引用了我呼吁整顿的话。

只不过治理行动一过，脏乱差的程度与之前相比，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

几年前，全市范围的大治理开始了。由于预先宣传得充分，道理讲得明白，而且不再是单独局部的行动，而是全市统一的行动，可以说所到之处，进展顺利。健安西路那条小街终于又幽静了，干净了。土城公园更美了，成为了北京很有特色的一处街区公园。小关西街也干净了，还出现了美化街道的公益景观。

并且，治理过程没发生矛盾，一切顺顺当当就把该做的事做成了。事实证明，绝大多数居民是支持的，并且因为看到了好的结果而点赞。

如今，北京治理“脏乱差”现象的工作，成效喜人，有目共睹。正在进行的，是对老旧小区改造，而这也是提高民生水平，深得人心之改造。

我的外省朋友们，曾来过北京的，又来后都说：“北京比以前干净了，比以前美了。”他们的表扬指的是北京的“肌理”，即像健安西路和小关西街那样的小街小胡同。

第一次来北京的朋友则说：“放眼望去，无违章搭建，整洁美观，不愧是首都。”

一个相关的问题是——若摆摊摊确系某某某户的生计，后续扶贫工作是否跟进了呢？据我所知，各级政府扶贫工作也在扎实推进。

一日我走在小关西街，见一家小菜店将菜筐摆在门外两旁，那就占了人行道了。街道管理员当面批评店主，命其将菜筐搬入店中。店主连声道歉，表示接受批评。

城市管理者应当明白，民之可与不可，在于如何养成良好习惯，培养公德意识，绝非一朝一夕便可立竿见影，必待长久之功。

尽管，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，而首先是北京人民的北京——故北京人民和各级政府为创建“美好首都”所做的种种努力，定会获得全国人民的点赞。

那么，让我也在此为日渐美好的北京由衷点赞！（本文为北京文联庆祝建党百年特约原创作品）



## 水乡呼伦贝尔

李广华

柏树苗，栽在门前，证明我离开老家的年头与树龄相同。第一次回家探亲时，柏树长得比我还高，郁郁葱葱。后来，因包产到户分了田地，屋前的空地变成晒谷场，父亲砍了我栽的两棵柏树。我曾为此感到惆怅。

在一楼父母原来的卧室里，摆有立柜、矮柜和衣柜。立柜双开门雕刻着花瓶和花，线条流畅优美。顶端镀金的戏剧人物造像，栩栩如生。小时候，我见母亲在立柜顶层藏有走亲戚用的水果罐头和荔枝、红枣、桂圆等干果。我和弟弟肚子饿了，总惦记那里面好吃的东西。衣柜如同“百宝箱”，里面有白色瓷瓶，装有古钱币。有年大年初一，母亲将铜币分给我和弟弟作为过年礼物。大妹分到一枚铜钱，她用不同颜色的羽毛，制作成毽子，给我们带来童年的欢乐。母亲过世后，姨妈说，这些柜子是母亲的嫁妆。

父亲一生辛劳。劳作之余或午休时，他习惯在竹椅上躺一会。这张竹椅仍放在房间里。靠墙根还放着一根水曲柳扁担，是父亲而立之年买的。挑担时，随着脚步的节奏，扁担两头一耸一颠，显得轻松豪迈，那是力和美的展示。正是父亲厚实的肩膀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和父爱的担当！

老屋通往村口有条小巷，40多年前我是从这条小巷告别家园的。当时我胸前佩戴大红花，泪水盈盈，却不敢回首，径直前行。后来听邻居说当时母亲和奶奶、外婆站在二楼窗口，流着泪目送我。1993年国庆，我借出差之际顺道回家看望父母。归队那天清晨，父亲让我带上做鱼丸的红薯粉，从小巷一直送我到村口。我渐行渐远，回首看见晨雾中的父亲站在那里不停地招手。谁能想到3年后，父亲溘然长逝。这次送行，成为我与父亲的永诀。

灿烂的夕阳，给故园斑驳的青石墙涂上一层金辉。窗玻璃反射出一束光芒，照射在小巷的路面上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这是我魂牵梦萦的家园，记忆家园的底片，不会褪色。

真正关注草原的水，是在大兴安岭。早些年，我们到莫尔道嘎去参观，汽车从海拉尔向林区进发，走无际的草原，慢慢地进入林区。沿路，樟子松、白桦林、河柳不断地闯入视线，越走，森林越茂密，后来，车子就完全穿行在森林中了。路边，总能看到不知名的小河在缓缓地流淌，曲曲弯弯，清澈见底。

钻进老林，脚下是松软的腐殖物，踩上去绵绵的。高大挺拔的落叶松，遮天蔽日，粗者直径尺余，20米以下绝无旁杈，细的也有碗口粗，穿枝其间，仿佛人在一片大伞下穿行。原以为，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树能活几百或上千年，粗大得要几人合围。到了那里才知道，因气候原因，大兴安岭的树最多活100到150年，之后就自动倒下，慢慢腐烂，变成腐殖土，为新的同类提供养分。树根扎得也不深，不足两尺，因为下面是永久的冻土层。除了树，各色花草密密麻麻，难以找到裸露之地。这高纬度的大兴安岭和温湿的南方比起来，从植被上看，一点都不逊色。

山岭的下端，是流淌着的河水。在一处河谷，我停下来观察：一条小河宽不过1米，从茂密的丛林中流出，两岸生长着成撮的茅草，高出水面不足半尺，形成茅草堤岸。岸边长满苔藓，毛茸茸、湿漉漉的。周围是各种植物，只见河水从植物的根部渗出，看不到源头。我不免惊讶：在这样高纬度地带，何以能生长如此茂密的植物呢？哪里来的丰沛水源呢？

第二次被水感动是在达赉湖（也称呼伦湖）。达赉湖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，也是北方第一大湖，面积为2339平方公里，盛产鱼虾，是珍稀鸟类的乐园。我们来到湖边时是上午时分，抬眼望去，烟波浩渺，水天一色。远处的成吉思汗拴马桩依稀可见。此时，太阳正从

南面照射过来，湖水折射反光。我们乘坐的快艇如同离弦之箭，拍打着湖面，水花四溅，波光粼粼。那一次，我真的被湖水感动了。

还有一处呼伦贝尔的水也让我牵挂，那便是额尔古纳河。那不是一般的河流，是一条母亲河，它滋润了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：“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：鲜卑人、契丹人、女真人、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，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。”

多年前，我到过额尔古纳河的黑山头口岸。额尔古纳河平缓的河径直向北流去，两岸的地貌几乎相同，很像一只巨手在草地上轻轻地划了一道沟，沟里填满了河水。对岸可以瞭望到俄罗斯村庄。

额尔古纳河就像一部史书，我仅仅触摸过它的扉页。直到今年我再次来到额尔古纳河岸边的室韦，去感受这部史书的华美篇章。在河岸，我看到它从一个山脚处流淌过来，过了一个大弯，又向北流去。一种沧桑和神圣感油然而生。

人们常常赞美呼伦贝尔的草原、森林，却很少关注那里的水。有一组数字让人惊讶，呼伦贝尔境内有河流3000多条，湖泊500多处，水资源总量为316.19亿立方米，占全国的1%，那里人均占有水资源1.14万立方米，是全国人均的5.4倍，也高于世界的水资源占有水平。

在呼伦贝尔的土地上，迎着漫长冬季的漫天风雪和其他季节丰沛的雨量。每到春暖花开时，积雪开始融化，流淌成无数条河流。最后形成向西流淌的河流有千余条，流向海拉尔河，再至额尔古纳河；向东流淌的河流有千余条，流入嫩江。鲫鱼背下面的两条河流，收集着众兄弟河流的水，一个向北流去，一个向南流去。

江南水乡多属小家碧玉型，而水乡呼伦贝尔大气天成，散淡中透着和美幽静，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特殊气质。它把自己悠久的历史隐藏在身后，以水为流动形态，默默地展示给人们。

众多的河流、湖泊，滋养着世界上最美的草原、举世闻名的大兴安岭林区以及大片的农田。很少有如此形态丰富的地理资源落到一个地区，让呼伦贝尔人有足够的理由来称道自己的家乡美。

有水的地方，草原就茂盛，牛羊就肥壮。自古，草原上的牧民便懂得了适应自然、逐水草而居的规律。每到夏季，他们总会赶着勒勒车，在一处河边或湖畔停下来，那地方准保是绿草茵茵之地，夏季牧人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。也正因为有了那些老天赐予的水，达赉湖的鱼虾才会鲜美，大兴安岭的蘑菇、野果才会让人垂涎。

额尔古纳河是我国和俄罗斯的界河，贝尔湖是我国同蒙古国的界湖。这一河一湖，承担着国与国的疆界划分，水在其中既是阻隔，又是友好的桥梁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民以食为天，小城的华人群越来越热衷于舌尖上的享受了。

开始是到人家做客，发现餐桌上多了自家产的梅子酒、葡萄酒。有一次，喝了主人自酿的葡萄酒之后，参观了他们的葡萄藤和花大价钱买的玻璃瓶，猛然想起多年前我家后院原本也有一棵葡萄树的，这棵老树藤枝粗壮，结实众多，可惜汁多而肉酸，口感很差。每年秋天，熟透了的葡萄会自行脱落，地上汁液斑斓，一片狼藉，引来成群的蜜蜂和蚂蚁，烦不胜烦。我们一气之下把它砍掉了。清理储藏间，发现很多玻璃瓶，不知派何用处，被我们随手扔进了垃圾桶。此时恍然大悟：原来那个意大利前房主在酿葡萄酒！可惜前房主精心积攒的家当被我们的无知毁于一旦。

后来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微信群里的豪宅图片渐渐被后院木架上一条条干肉取代了。才知道不少能干的主妇都在自制腊肉、香肠。这些土得掉渣、曾挂在农人屋檐下餐风沐露的物件漂洋过海，在异国独立屋阔大的后院闪亮登场，成为主人的新宠。

习惯了美团、饿了么的国人大概不会知道海外同胞过的是怎样的日子。这些人不光享受不到那样快捷、周全的送餐服务，由于工作单位没有食堂，又不习惯吃滋味寡淡的三明治，连午饭都是用前一天晚饭时盛出来的隔夜菜打发。花钱去餐馆也只能吃到适合自己胃口的“改良中餐”。华人超市里的广式月饼、广式香肠、天价腊肉等更是与口味各异的华人同胞渐行渐远。相比国内人的生活便利度，海外华人大概要落后30年都不止。忍无可忍之下，主妇们出手了。

食不厌精，吃这件事是可以无限制讲究的。在微信视频的推波助澜下，小城华人从饺子、馄饨、春卷、年糕起步，到有些技术含量的馒头、包子、炸油条、苏式月饼、冰皮月饼，很快过渡到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腊肉、香肠。人们亲历亲为，精心制作各类风味小吃，讨好自己的味蕾，满足口腹之欲。尤其是腊味，不光晒在自己家后院，还晒在微信朋友圈。那些其貌不扬的风干肉条，裹在肠衣里的猪后腿肉，仅态万方地沐浴着加国的冬日暖阳，神色傲娇，在左邻右舍贪婪或木然的目光中迎风招展。

我在厨艺方面的训练极为有限，一日三餐一直停留在吃饱阶段。对于这些类似炫富的行为，起初我还是羡慕一下。直到去年，新冠肺炎疫情从天而降，诗和远方凭空消失，日子只剩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家家的某日，一向做饭超难吃的老公突然宣布：我要钻研厨艺了！让我大跌眼镜的是，此公首先挑战的竟然就是做腊肉，而且一试而成！

吃着老公的实验成果，方记起古人也多是自己酿酒，自己做腊肉的。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杜甫在《客至》中写道：“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。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篱呼取尽余杯。”杜甫一生久经离乱，50岁时，才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头盖了一座草堂，定居下来。草堂落成后，杜甫请来好友饮酒，还客气地说：远离街市买东西不方便，菜肴简单，买不起高档酒，只好用家酿的陈酒招待你了。或者我们把邻居也叫过来，一醉方休？多么温馨的场景！想想都醉了。

孔子更过分，他在《论语·乡党》中曾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沽酒市脯，不食。”意思是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干，不吃。有人质疑，孔丘出身贫寒，周游列国时也吃了不少苦，不至于这么讲究吧？何况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里就已经出现了“无酒酤我”的句子了，凭啥买来的酒别人都吃得独独你吃不得？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羲和鲁匡言：“《论语》孔子周鲁衰乱，酒酤在民，薄恶不诚，是以疑而弗食。”原来，孔老夫子生活的年代，市面上的酒已经不像周朝那样由官方制作了，礼崩乐坏，人心不诚，买来的酒或有掺假，买来的脯不确定是什么肉，所以他要求学生最好别吃，尤其不能用于祭祀。

如此说来，自己酿酒做腊肉倒有些像机器工业时代里的手工打磨呢。现代社会，市场上这类个性产品，因为费工费时，又有温度和代入感，相比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，价格昂贵得多。“盘飧市远无兼味”的海外华人们，阴差阳错把日子过成了“特别定制”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额尔古纳河孕育了北方诸多的游牧民族。“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”“鲜卑旧墟石室”“黑山头古城”“金边壕”等都是富含水源的河湖边诞生的古代文化。呼伦湖和贝尔湖的传说如歌如泣。鄂伦春人的捕鱼文化也是水造就的。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，文化又因水而生不息。

## 魂牵梦萦 忆故园

万兴坤

“悠悠天宇旷，切切故乡情。”身在异乡，对故乡总有无尽的思念和眷恋。

我家的老屋，建于上世纪60年代。三间两层楼房，倾注了父亲的心血。然而，老家城中村统一规划改造，老屋面临拆迁。

初秋，我从京城赶回浙江东海之滨老家，和家人到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。料想不久，老屋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顷刻坍塌，化作一缕尘埃。我独自穿过那条窄窄的小巷，看一眼最后的家园。

我在园内徘徊，目光一遍又一遍搜寻着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。从屋里的土灶，仿佛看见母亲、奶奶做饭时的袅袅炊烟。从柱子上挂的蓑衣、斗笠和农具，浮现父亲劳作的身影。墙上贴着我当兵时两次立功喜报，凝固着亲人的笑容。

父亲是从50多年前开始筹建老屋的。那时，我们一家8口住在一间土改时分的房子里，十分拥挤。父母勤俭持家，梦想有自己的居所。父亲是闻名乡村的兽医，靠给家畜看病打药，增加点额外收入。在我七八岁时，一天，父亲拿出一沓1元面值的钱让我数。我数了数，正好100张。他说这100元留着盖新房。那年正月初三破土动工，除了木匠、泥瓦匠外，都是左邻右舍、同一生产队的社友和亲戚自愿相帮的。主人家只管一日三餐和一顿加餐。房子建成后，父亲在屋边的空地开辟了一个菜园。

我入伍那年，与从小一起长大的几位好友到大山里挖了两棵

